

袁枚集外诗文十九篇考释*

赵厚均

曩时王英志先生编《袁枚全集》，于袁枚集外诗文未曾用力搜求，致遗珠甚夥。近来文献昌明，学界同好多为补辑，收获颇丰。笔者即撰有《袁枚集外诗文二十二则》^①，《袁枚集外序文八篇辑考》^②，得其序文、题辞、书札等27篇，诗22首；另撰《袁枚致骆绮兰佚札二十六通考释》^③、《袁枚集外手札七篇考释》^④、《袁枚集外书札十九通考释》^⑤、《袁枚集外书札六通考释》^⑥，得其书札58通，为袁枚集外作品搜集做了有益的补充。近来泛览文献，犹有所得，略依其作年逐录如下，其不明者置后，并就有关人事略作考释。

一、桃花园图赋

潘安仁身致太尉，其事亲也，筑室种树，容与孤赏。若遗荣而忘势，宁拙甘而巧让，古孝子以为禄养不如色养也。则有姑苏村部，震泽烟霞，月淡三径，春融一家。园乃避人之境，桃为娱母之花，于焉抗志清崖，栖神华渚。疏峰环茅，沿流结宇，缀以长幡，颜其短庑。云廊曲以相低，烟扉落而不补。时则万林露沃，二月春多，山风微温，古池不波。红霞蓊郁，绛幄纷罗，萱堂加餐，慈颜半酡。坐以息静，步以筋和。倾匝野石，杖鸠轻陂。女采叶以被疾，儿颊面而娇歌。彩衣舞而杨花细落，板舆到而香雨初过。于是逸秀臻，清流集，玉屏开，绮筵设。翰藻纷吐，酬答络绎，共介寿以称觞，舍兹园其奚适。亡何，阳九值其播迁，日月当其淹化。物换星移，乌啼月罢，天台路迷，武陵客谢。幸承志之有人，邈高风而独写。揽兹图者，能无怀江南于锦浪之时，思吾亲于白云之下乎？乃歌曰：桃寿已百岁，园空已百年。独有华黍蓼

* 本文系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B404)阶段性成果。

①《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文学遗产》(网络版)2011年第2期。

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一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

④《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⑤《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⑥《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莪意，长在春风流水天。

袁枚题奉恭李大兄教即正之。（钤印二：“袁枚之印”白文方印、“简斋”朱文方印）

按，此赋见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卷四，清宣统二年葛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桃花园在苏州震泽马甫里，为明万历诸生钱士果筑以奉母之所。士果字净六，号泊庵。其族孙钱之青，字恭李，一作公理，号数峰。恐先德湮没，索张鹏翀绘图，遍征名流题咏之，汇而成册。钮琇《觚賸续编》卷一“桃花园”条云：“宋侍郎杨绍云，吴江人，去官归里，于震泽镇之中，筑桃源洞，至今犹存。去镇西三里许，地名马甫，明万历时诸生钱泊庵自鳧湖徙居焉，有桃园十二亩，中坎小池，外环幽竹，春时花光灿照两岸，日与诸名人觴咏其中，风流胜地，足继名贤。百年来宅废园空，子孙俱尽，无有过而问者。余表弟钱云，字宛朱，其族孙也，好古工文，怆然怀旧，遍索追题诗句，汇而成集。”^①其言泊庵族孙之名与字皆与题咏中所述不同，不知何者为是。诸家题咏今均存《爱日吟庐书画录》卷四。张鹏翀图题款谓“丁巳中冬呵冻写”，开卷第一篇李重华记作于“乾隆二年重九后日”，丁巳即为乾隆二年（1737）；又题咏中最后一篇沈廷芳的长诗，落款为“乾隆五年二月初吉”。中有陈浩题诗，署年为“戊午仲夏望后三日”，戊午为乾隆三年。其后另有作品署年为秦蕙田己未仲夏题和蒋溥己未六月朔日题，己未为乾隆四年。可知诸题跋基本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编排。袁枚之作在李重华记和陈浩题诗之间，故其作年应在乾隆二年重九至乾隆三年仲夏之间。

二、孟亭诗集序

一叶扁舟，刚渡秋江而访我；三年卜宅，又从白下以编诗。盖思之壮也，因岁为增，而地之移也，与情俱变。孟亭卷怀簪笏，毕志烟萝，芳草冷屈子之心，云山助少陵之气，固已千篇跳出，万口争传矣。兹则雨花台侧，元武湖边，先生以酒气迎人，六朝以斜阳送客。著书灯火，照半黄半白之鬓髯；乞米生涯，存不富不贫之家业。庾信临江之后，儿亦能歌；东坡海上以来，妾偏善病。凡此性情之事，尽收天籁之中。抗志希声，心在古今之外；含华隐耀，韵留金石之间。伎老入神，曲高近古，譬诸草木，秋已暮而声悲；律以丝桐，琴将孤而音淡。恐袁嘏之大材飞去，宜李邕之梨板先鐫也。某强辨淄渑，未偷格律，几光分于东壁；曾盏尽于西窗。身隐空山，梦里未忘佳句；手挥天下，胸中奈有此人。

己巳秋，钱塘袁枚序。

按，此序见王箴與《孟亭诗集》卷首，清同治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箴與（1693-1758），字敬倚，号孟亭，江苏宝应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河南卫辉府知府，被劾罢官。袁枚宰江宁时，尝延其纂修《江宁新志》。著《孟亭

^①钮琇：《觚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9页。

诗集》四卷。

《随园诗话》卷九：“宝应王孟亭太守，为楼村先生之孙。丁卯，见访江宁。携胡床坐门外，俟主人请见乃已，遂相得甚欢。聘修江宁志书，朝夕过从。……太守讳箴舆。”^①可知两人相识于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诗话》卷五：“戊辰秋，余初得隋织造园，改为随园。王孟亭太守，商宝意、陶西圃二太史，置酒相贺，各有诗见赠。……孟亭诗未录，只记‘万木槎牙绿到檐’一句而已。”^②孟亭诗见其集卷三《六月六日雨中同集随园分韵》，袁枚诗见其集卷五《初得随园王孟亭沈补萝商宝意载酒为贺得园字》。此外，《孟亭诗集》卷三有《简袁太史子才时为江宁令》、《访江宁遗迹书此贻袁大令》、《随园半山亭落成拈得半字》，卷四有《随园赏雪不果赴作此致简斋兼席间诸老》等；《小仓山房诗集》卷五有《王孟亭饮判花轩以几上汉壁分韵得花字》，卷六有《十九日梅坡招孟亭南台再集得观字》，卷十有《立春前一日与徐凤木朱草衣集孟亭溪上草堂限春字》、《二月朔日孟亭筠轩先后探梅得探字》，《诗集》补遗有《花朝前一日周兰坡学士王孟亭太守沈涂秦陶四秀才看梅随园分得莺字限七古体禁用琼瑶玉雪等字及梅花典故》等，可见两人诗酒酬唱之迹。孟亭逝后，袁枚作《哭王孟亭太守》二首，中云：“难遣巫阳叩帝阍，生刍一束酒盈尊。……编年诗放灵床上，待我重泉再细论。”亦见袁枚与王孟亭交情颇深。

此序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该序为骈文，中多典故，为省篇幅，不一一揭出。

三、薛徵士一瓢招同许竹素汪山樵李克三叶定湖

俞赋拙虞东皋集扫叶庄各赋一诗

一瓢惜酒如惜墨，一杯不许俗口吞。弹琴瘞鹤乃呼酒，酒帖只到诗人门。帖上大书同征野老薛某拜，速驾我往赴之有如渴猊赴海云雷奔。直登扫叶庄，大开水南园，集中衣冠何伟然，霜眉雪发兮如堆太古之玕璠。定湖太史当首席，肩齐赋拙能清言。十首秦声服短李，三唐音节推许浑。伯生儒戏呼狗曲，优俳足抵淳于髡。汪伦雅事颇能道，马嵬独祭杨妃魂。可惜事羁沈侍郎，昨者病卧谢林村。其余主人都侧席，翁婿郎舅祖父孙。主人忽持牙筹算，三席共得六百九十五岁春秋存。诸公一见心已醉，长留淳朴还乾坤。帝力于我亦何有，但知生世逢羲轩。张融不计屋在水，阮修笑煞妇无裨。万古愁城酒冲破，却教名士叨天恩。又疑酣歌狂叫鬼神动，或是我辈咳唾上薄青云根。不然何以雨脚乱飞一日不肯住，泻尽千斛万斛珠玑盆。墙边老鹤吏掉去，孤云缩脚鸡空蹲。园中胎禽极善鸣舞，元和令以折翅哑声者掉去，天下煞风景事往往如此。古池坐看渌水漫，五月竹凉秋已屯。风霏霏兮灯昏昏，中

①袁枚：《随园诗话》，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②袁枚：《随园诗话》，第101页。

郎起舞手掀掀。劝君莫辞白玉尊，劝君且食蒸猪豚。君不见，香山洛社酒杯化作尘，至今姓氏爵里寿已齐昆仑。

按，此诗见薛雪《吾以吾鸣集钞》所附《旧雨集》，清乾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博学多通，工于绘事，善拳勇，医术尤精。著《一瓢诗话》、《吾以吾鸣集钞》等。《随园诗话》卷三：“乾隆辛未（1751），予在吴门。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园。座中叶定湖长杨、虞东皋景星、许竹素廷鏊、李客山果、汪山樵俊、俞赋拙来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过花甲；惟余才三十六岁，得遇此会。是夕大雨，未到者沈归愚宗伯、谢淞洲征士而已。”^①此诗即此次雅集而作。《小仓山房诗集》卷七有同题诗，与此文字全异，或是编集时改作。

据《随园诗话》，是诗作于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五月十四日。

四、《补祝太师母郭太夫人寿》诗及跋

惭非玉局仙，乃出欧阳门。欧阳有母天下贤，昭如婺女罗秋旻。婺女本非明月光，烂然青天立两旁。少微一星早湮没，文昌一宿犹微茫。惟有婺女心炯炯，披风带雪相扶将。我师失怙时，弱质才扶床。侧室有阿母，饮食兼衣裳。含丸画荻手捕虱，五更不管灯昏黄。果然风云起茅屋，富韩事业何辉煌。口道苦节告天子，鸾书紫诰三千行。于今花间扶板舆，母子相对鬓苍苍。去年阿母登八旬，群仙毕集陈霞觞。枚也江南漂泊不能到，有酒不进心阻伤。有如曼倩谪下人间世，安能与瑶池席上诸客相翱翔。今春拜师长安街，出图示我皆琳琅。笙歌不能补，蟠桃不能尝。惟有高歌此曲万万遍，愿取东海之水与吾太母寿较短长。

跋云：乾隆己未，枚受知于少宰留松斋先生，得入词馆。请益之余，习闻先生少孤露，赖庶母郭太夫人教育成立。既贵后奏请貤封，门标綽楔。太夫人开九秩时，门下士若沈德潜、程景伊、庄有恭、袁日修、程岩、涂逢震、李湖等各献诗为寿，后皆官至宰相、尚书、侍郎、中丞。而枚以改官外用，不及署名纸尾。直至壬申二月病起入都，拜先生于里第，先生命枚补作此篇。其时久荒笔砚，字丑诗粗，虽蒙先生不加呵斥，而自知之明，不敢留稿。今隔四十一年，全不省记矣。忽先生亲家琅亭居士在其孀女处搜得此诗，潢治见寄。读之，如羊叔子觅得前世金环，凄然涕下。且知孝廉郎君亦已夭歿，仅存遗孤，为於邑者久之。枚自伤衰矣，将从先生于九原，无几相见。特跋数行，小抒情悃，并录从前别先生诗、哭先生诗，及先生见和诗于后，以副琅亭千里锤诿之雅意云。（附诗见《小仓山房诗集》卷八、十七，此从略）

癸丑除夕前十日袁枚书，年七十有八。（钤“袁”、“枚”、“袁枚”、“小仓山房”、“子才的笔”等印）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68页。

按,此录自袁枚书法作品,为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 2008 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①。寿诗后有“补祝太师母郭太夫人寿,小门生袁枚百拜”语,即据以拟题。

留松裔,即留保,字松裔,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历礼、吏、工三部侍郎。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随园诗话补遗》卷九:“己未座主留松裔讳保,先生于诸门生中待余最厚。乾隆七年,今上有保荐阳城马周之旨,公欲荐余,疏已定矣。余以亲老家贫,苦辞而出。今公去世已久,幸从赵碌亭先生处得公事略,为之立传。”^②又,《补遗》卷八:“余壬戌外用,走辞首相鄂文端公。……今五十余年,长安赵碌亭先生寄手卷来,乃公在梦中怀余座主留松裔少宰诗也。……碌亭,松裔先生之戚也。”^③赵碌亭,名佩德,尝官侍御,余不详。《补遗》卷十:“近日满洲赵碌亭佩德侍御,绝无交往,而为我镌《自寿诗》十四首,自以隶、楷二体书之,备极精工。”^④碌亭,即碌亭,其女适留保子。因得袁枚寿诗于留保家中,并潢治寄袁枚,袁枚乃作此跋语述其始末。

据跋语,寿诗作于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跋语作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

五、云麓诗存序

乾隆丙寅,余宰秣陵,延吾友史君茗湄权余记室事。爱其诗笔清婉,凡一切与人赠答,倩其代作,人亦不能辨之。唐人称元微之爱庞严,为其体相若,斯言是矣。茗湄索序其诗,余虽许之,而屡负诺责。茗湄亦别余远游,之鲁、之晋、之燕、之卫、之南越、之东瓯,迢迢契阔,不特其人不可见,而诗之单词只句亦蔑由闻焉。故余作序之说亦俞不能省记。今乾隆甲午四月,茗湄重来石城,相与忆往事,数故人,如梦如幻,如隔世如历劫,不觉歔歔者久之。昔人云:情生于文,不若文生于情。使茗湄不索余序,余固将序之,而况其许之者已三十年也!使茗湄虽无诗,余亦将作序赠之,而况其诗之进而俞上者有若干首存也。其诗之派别,香树尚书非妄誉人者,言之已详,余何必赘,但记夫子与子夏论诗曰:“窥其门,未入其中,安见其奥藏之所在乎?前高山,后深谷,泠泠然既立而已,不能见其里,所谓深微者也。”呜呼!茗湄其知之者欤?

钱塘弟袁枚拜撰。(钤“袁枚”、“子才子”印)

按,此序见史正义《云麓诗存》卷首,清嘉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史正义,

①见 <http://www.xlysauc.com/results2008nianqiupai/2008qiu001/2009-01-069564.html>.

②袁枚:《随园诗话》,第 596 页。

③袁枚:《随园诗话》,第 582 页。

④袁枚:《随园诗话》,第 627 页。

字茗湄，号云麓，浙江海宁人。贡生。著《云麓诗存》八卷。

香树，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号香树，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刑部左侍郎，授尚书衔。其《云麓诗存序》云：“茗湄诗平淡处得力于陶谢，而雄壮间有似太白处。宕往自喜，不诡于法，亦不肯以慷慨激昂稍损其趣。”对其称扬有加。

孔子与子夏论诗之语为袁枚所乐道，《随园诗话》卷二云：“孔子与子夏论诗曰：‘窥其门，未入其室，安见其奥藏之所在乎？前高岸，后深谷，泠泠然不见其里，所谓深微者也。’此数言即是严沧浪‘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先声。”^①故为人作序时竟多次言及。既见于为王友亮《双佩斋诗集》所作序末^②，又尝在为法式善诗集作序时引之，后来自己发觉不妥，乃去函说明，“第老人大有抱歉于心者，前作阁下诗序时，忘却前年葭亭给谏亦有作序之请，两序结尾中俱引孔子与子夏论诗一段，匆匆竟寄都中。刻下偶翻旧稿，始知一冠两戴，老年昏愤，自觉可嗤。以故亟将前序另为更改，以免雷同，合再抄稿寄呈省览。”^③今所见《存素堂诗初集序》已无“孔子与子夏论诗”之语，知系袁枚所改作。

此序作于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四月。

六、亦有生斋集乐府序

诗之义与《春秋》相表里，孔子曰：“可以兴，可以观”，即《春秋》义也。康成知之，以共和年表作《诗谱》；少陵、元白知之，以时事为乐府；铁崖、西崖知之，以史事为乐府；我友味辛知之，又以延陵一郡之人之事为乐府。其隶事虽殊，其于劝惩褒贬之旨则一也。味辛诗如箴如铭，微而婉，隐而显，言近而意远，泐泐乎六义之道萃焉。夫天下大矣，其贤人君子芬芳风烈，可愕可歌者何限，而何独延陵则然？延陵之有味辛也，延陵古人之幸也。虽然，味辛为恭毅公之后人，激扬清浊，门风有自。又以高才生盛世，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味辛歌人乎？盍使人歌味辛乎？吾老矣，幸而未衰，其犹能兼听之。

乾隆乙未秋，钱塘袁枚。

按，此序见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怀玉（1747—1823），字亿孙，又字映川，号味辛。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五年，清高宗南巡，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丁父忧归，遂不复出。著有《亦有生斋集》五十九卷，续集八卷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27页。

②此序《小仓山房文集》未收录。参见笔者所辑《袁枚全集》集外诗文二十二则，《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③《随园手翰》，稿本，国家图书馆藏。诸书札未见《袁枚全集》中，笔者已辑为《袁枚致法式善、王友亮书札八通考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待刊。

并行于世。

此《乐府》共二卷,诗 104 首,又名《云溪乐府》,为赵怀玉“采乡中节烈高逸,自春秋迄今,歌咏之,长言之”(管幹珍序语)之作。怀玉作于乾隆三十六年春的《自序》云:“客秋自白门抱病归,取前所志忆,参诸传记,得乐府百首。……准乎必恭敬止之心事之,有关名教有利城社者书之。大率专示表章,微昭炯鉴,以一邑推之天下,期协乎史家劝惩之义而止。”故袁枚序称其“以延陵一郡之人之事为乐府”,对其夸耀有加。

恭毅,指赵申乔(1644-1720),字松伍,又字慎旃。康熙九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卒谥恭毅。怀玉系申乔四世孙。据赵怀玉《奉寄简斋先生》“数行书肯寄,三世事重聆”句小注“蒙问先高祖恭毅公事”^①,袁枚曾向怀玉咨询过赵申乔事迹。

袁枚另有与赵怀玉书札一通,亦言及作序之事。中云:“所命序《乐府》一事,不特骈体难为,即散文亦不敢轻于落墨。俗事毕然后再治雅事,三年之期已过,一行之墨未加,非知我之人,何能谅我耶?要知尊作二本,至今焚香呵护,勿以遗失为虞也。”^②可知赵怀玉书成即向袁枚索序,袁枚羁迟数年始作此序。又洪亮吉《与袁简斋书》云:“昨奉手书,寄到赵君《乐府》,并为作序冠其简端,具见阁下奖掖后进勤勤无已之心。”^③可知袁枚此序成后,乃与原书一起托洪亮吉转交赵怀玉。

此序作于乾隆四十年(1775)。

七、竹初诗钞跋

顾宁人云:“《三百篇》无三句不转之韵,所以易于灵动。”此至言也。今人七古从唐人入手者多转韵,从宋人入手者多一韵到底。竹初先生深于李杜而略于苏黄,所以独臻上乘,学者当以为法。

己亥四月,子才跋。

按,此跋见钱维乔《竹初诗钞》,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上海图书馆藏。钱维乔(1739-1869),字树参,季木,号竹初。江苏武进人。钱维城弟,官鄞县知县。著有《竹初诗钞》十六卷,《文钞》六卷。

袁枚于此跋外,另作有《钱竹初诗序》,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八,又见于《竹初诗钞》卷首,二者略有异文。袁枚本集未署作年,《诗钞》序文末署“壬寅六月,钱塘袁枚序”。壬寅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己亥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可知袁枚在作此跋三年后复为其作序。

袁枚于钱维乔诗颇多称许,此跋即赞其七古多转韵,“独臻上乘,学者当以

①《续同人集》“寄怀”类,《袁枚全集》第六册,第 111 页。按,此诗又见《亦有生斋集》诗卷五,题为《寄袁丈枚》,无此小注。

②《国朝名家遗墨》,清末影印本,国家图书馆藏。

③《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洪北江全集》,清光绪刻本。

为法”。维乔致袁枚诗有七古两篇，即《简斋见寄宣徽墨伽南香石笛并诗文集二部赋长句奉酬》（《竹初诗钞》卷十二）、《袁简斋年七十六以曩日相土之言决其当死自作挽诗走札索酬为赋长句广其意》（《竹初诗钞》卷十五），均非一韵到底，而有灵动之势，故得袁枚称赏。《钱竹初诗序》更赏其诗有情韵，文云：“余尝谓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馀休后祚亦于是征焉。东坡诗风趣多，情韵少，晚年坎坷亦其证也。竹初音情顿挫，使我诵之而憬然不忍与之离，然则千秋万世又谁诵之而忍与决舍哉？竹初晚景之荣，诗之传，俱无疑也。”^①又《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云：“《学记》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注作‘譬喻’解。此诗之所以重比兴也。韦正已曰：‘歌不曼其声则少情，舞不长其袖则少态。’此诗之所以贵情韵也。古人东坡、山谷，俱少情韵。今藏园、瓠北两才子诗，斗险争新，余望而却步，惟于‘情韵’二字，尚少弦外之音。能之者，其钱竹初乎？”^②亦以其诗有情韵目之。这应与袁枚之主张性灵诗学有关，此不赘述。

此跋作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月。

八、韦庐诗内集跋

六朝诗最重陶靖节，唐诗最重韦苏州，以其能为清和淡远之音，非粗才所能仿佛也。松甫先生各体俱佳，尤于陶谢王孟韦柳诸家性之所近。又能自出心裁，不袭陈迹，选声必脆，下字必工。司空表圣云：“人淡如菊，著手成春。”可以想见其诗品云。

乾隆甲辰十月十日，袁枚读于粤西之补桂堂，时年六十有九。

按，此跋见李秉礼《韦庐诗内集》卷末，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秉礼（1748—1830），字敬之，号松圃，一作松甫，江西临川人。官刑部郎中。秦瀛《韦庐诗内集序》云：“松甫为诗酷爱左司，其所居曰‘韦庐’。庐前之石曰‘韦石’，殆标其志趣所存云尔。”可知其诗学好尚。

据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二月，袁枚应时任广东肇庆知府的堂弟袁树之邀，出发作岭南之游。在广东游历数月后，于十月初抵桂林^③。与李秉礼等宴饮赋诗，跋文即作于此际。《随园诗话》卷七云：“或诵诗句云：‘鸟声穿树日当午，灯影隔帘人读书。’问：‘当是何人之句？’余曰：‘似宋、元名家。’其人曰：‘非也。近人李松圃所作。’”又《诗话》卷十云：“松圃诗才清绝，不慕显荣。”^④可与本文参看。

嗣后，袁枚返金陵，作有《余小住桂林与马嵯山浦柳愚两山长李松圃郎中

①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61页。

②袁枚：《随园诗话》，第565—566页。

③郑幸：《袁枚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④分别见袁枚：《随园诗话》，第173、264页。

朱心池明府朱小岑布衣文宴甚欢临行时五人买舟相送依依不舍余为怆然到全州赋诗却寄二首》，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其一云：“重到漓江印雪鸿，不图风雅遇诸公。三生自有因缘在，十日何曾酒盏空！争拓古碑投我好，分抄诗本问谁工。关心打桨开船际，尚有青琴听未终。”《韦庐诗内集》卷一有《次韵酬袁子才先生湘江寄怀》云：“一纸书来落远鸿，云帆几日到江东。名山乍别心犹恋，词客逢场酒不空。揽胜尚夸筋力健，论文非独语言工。多情贻我新秋卷，好是湘灵曲未终。”即次韵此诗而作。

此跋作于乾隆甲辰（1784）十月十日。

九、漓江送别诗跋

甲辰冬，余往桂林，访五十年前旧游陈迹。适柳愚世讲掌教书院，联有诗社，余得与诸公文宴之欢。亡何告别，诸公送至漓江，赠诗盈册。余自伤衰老，有赵孟“吾不复此”之叹。不料，今年柳愚飘然而至，出粤中送别诗册见示，方知诸公无恙。其送君之情，宛然如送余时也。夫一客去留，能使彼都之人倚为轻重，则其人之风裁大概可想。余与柳愚所以得此于诸公者，宁无故耶？然而五年之别，六千里之远，他人不来而柳愚独来，他人不再见而柳愚得再见，天耶？人耶？真耶？梦耶？恐册上诸公闻之，未免且喜且悲且妒也。余读罢群作，感不自胜，爰跋数语而归之。

乾隆戊申端阳后五日，随园老人亲握管于小仓山房之绿净轩，时年七十有三。

按，此跋见浦铣《百一集》附《漓江送别诗》后，清乾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浦铣，字光卿，号柳愚，室名复小斋，浙江嘉善人。乾隆乙酉（1765）拔贡，廷试列高等，不获铨用，遂赋壮游，足迹半天下。尝主讲粤西秀峰书院，年八十五卒。另著有《柳愚诗存》、《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等。《历代赋话》前有袁枚序，作于乾隆戊申五月，亦不见其文集中，王英志先生已辑入《袁枚集外序三篇考释》。

袁枚于乾隆甲辰十月抵桂林，作《重入桂林城作》，有云：“我年二十一，曾作桂林游。今年六十九，重看桂林秋。桂林城中谁我识，虽我人民有水石。水石无情我有情，一丘一壑皆前生。”即此跋所云往桂林访旧游陈迹者。

浦铣《百一集》有《甲辰十月八日喜晤袁简斋先生即拟返棹金陵赋诗志幸并以赠行》，可知两人于甲辰十月八日晤面，并有诗酒文宴之会。《随园诗话》卷十云：“桂林向有诗会。李松圃比部、马嵯山中翰、浦柳愚山长、朱心池明府、朱兰雪布衣，时时分题吟咏。余到后，得与文酒之会，同访名山古刹。临行时，五人买舟相送，依依不舍，见赠篇什，不能尽录。”^①又《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有《余小住桂林与马嵯山浦柳愚两山长李松圃郎中朱心池明府朱小岑布衣文宴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263页。

甚欢临行时五人买舟相送依依不舍余为怆然到全州赋诗却寄二首》，《续同人集》文类卷一有马俊良等《奉简斋先生书》，可知当时文宴送别的概况。与会诸人，李秉礼，已见上文；马俊良，字嵯山，一字约堂，浙江石门人，乾隆辛巳（1761）进士，初任衢州教授，候补内阁中书。后以著书自娱，以育才自任，尝主山东繁露、山西汾阳、江西白鹭、广西秀峰、广东端溪及华越诸书院，皆有所造就，著《嵯山诗钞》，编《龙威秘书》等；朱锦，字心池，湖南芷江人。乾隆乙酉（1765）拔贡，官广西上林知县；朱依真，字兰雪，号小岑，广西临桂人，以布衣终老。著《九芝草堂诗存》。当日为袁枚送别之作，尚有朱锦《赠子才翁即送由湘中返金陵》二首、朱依真《为简斋先生祖道兼示同人》^①，此不赘录。

袁枚回金陵后有《与李松圃郎中》，中云：“别后水浅沙淤，碍难鼓棹，行十餘日，方至全州，有札一函，交小阮寄上，谅蒙省览。……一路封姨作虐，直至今春灯节前二日，才还金陵。虽叨荫庇，老身无恙，而回忆漓江书院中，八仙一席，与心池、柳愚辈把酒吟诗，亦杳不能再。昔赵文子垂陇之会，与列国诸贤饮酒乐，叹曰：‘吾不复此矣！’仆自搔白发，正复似之。”^②“赵孟”句，典出《左传》昭公元年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夫人于郑，郑伯兼享之。赋诗饮酒甚欢，赵孟出，曰：“吾不复此矣。”垂陇之会，在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有七子赋诗之举，袁枚乃将两次活动混为一谈。

此跋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十日。

十、附蓬小草序

虞舜论诗，但云言志而已；《三百篇》中，除吉甫、奚斯、寺人孟子数人外，其他皆不著姓名。盖当其作诗时，专抒所怀，言尽而止，无心于诗之传，更无心于后人传我之诗，此其所以独有千古也。后人有心夸学问，夸师承，讲风格，而诗之道遂以日漓。今年春，田香泉先生以大耄考终，余为辑其行事作传，以永之矣，其子涵斋又哀其遗稿属余为序。余读之，天真烂漫，意到笔宣，深合古人为诗之意，然则梓而存之，非特人子孝思所不宜得已，即本朝艺文志中亦可自成一家，不止与南朝之沈庆之、曹景宗争胜也。且喜惜墨如金，官虽闲，年虽高，并不多作。大雅曰：“矢诗不多，惟以遂歌。”其先生之谓欤？

己酉重五，钱塘袁枚顿首撰。

按，此序见田玉《附蓬小草》，清乾隆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又作《香泉先生诗序》。田玉（1703—1789），字存璞，号香泉，直隶大兴人（今属北京）。《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二有《淮徐营游击加赠文林郎田公墓志铭》，即此序中所云“辑其行事作传”。又《随园诗话补遗》卷八云：“田涵斋文龙宰长洲，政声廉

^①分别见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一百、袁枚《续同人集》“送行留别类”。

^②《小仓山房尺牍》卷六。

明。其父香泉先生名玉,以武职告老,就养署中;终日跨驴虎丘、石湖间,赏花玩月,而民间无丝毫瓜李之嫌。其清风高节,可以想见。有《附蓬小草》,涵斋属余序而梓之。”^①可知袁枚作此序之原委。

此序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端午。

十一、笏山诗集序

今上龙飞元年,海内荐鸿博者一百八十八人,余与笏山公同召试于保和殿上,报罢寓长安,诸诗流文宴往往仆邀相从。及余改官外用,赆以诗者无虑数十家,惟笏山七律四章群推绝唱,不减杨汝士之压元、白也。冉冉六十年,征士零落尽矣,惟存余与钱箴石阁学二人。箴石僦然病废,今年相见秀州,犹彼此诵公诗不置。已而,路过邗江,公子嘉祐以公诗索序。余思后死之责,舍我其谁?然而今之为诗者,非余与公当日之为诗也。有以数典为工者,有以貌袭矜者,有泥于古者,有蔽于今者,有乘人而斗其捷者,虽人人见貌自臧,律以性情二字,抑末也。惟公扫而空之,修然自束,清峭不群,取之于人意之中,得之于物象之外,安得唤公复生,拥而置之坛坫之上,令后生北面而事之哉?卷中唱和诸人如元木、循初、念慈、稚威、少仪皆好余者,音尘永断,一旦遇之于字里行间,如谢瞻、高允之重谱金兰、颂征士也。悲喜之余,凄然泪下。且当日余年最少,每坐必居末位,笏山亦岂料身后文章待表扬于可畏之后生哉!诸君子九原有知,定当异音同叹,然而余年已七十又七矣,呜呼!

乾隆壬子除夕前二日,同征愚弟钱塘袁枚拜序。

按,此序见申甫《笏山诗集》卷首,清乾隆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申甫,字及甫,号笏山。江苏江都人,侨寓浙江衢州西安。乾隆丙辰(1736)举博学鸿词,辛酉(1741)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笏山诗集》十卷。

《随园诗话》卷一:“余以翰林改官江南,一时送行诗甚多。……副宪申甫,时为孝廉,诗云(共四首,文繁不录)……其时长安诸公,以笏山四首为独绝。”^②又《小仓山房诗集》卷三《怀人诗》其十八云:“三十新婚老阮修,糟丘不筑筑菟裘。四弦高唱梅花落,惹得离人万种愁。”小注云:“申笏山送行四章冠一时。”均言及申甫送别诗。

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箴石,又号匏尊,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箴石斋集》。《随园诗话》卷十五:“丙辰召试鸿词,到丙申四十余年矣,申笏山在都中,与钱箴石、曹地山小集,赋诗云:‘尺五城南逐散仙,欢场一散似飞烟。多生那得离文字,后死何容卸仔肩?醉后吟声惊户外,雨馀山色入窗前。百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586页。

②袁枚:《随园诗话》,第24页。

人尚有三人在，似得天怜亦自怜。’呜呼！笏山歿又十餘年矣，今海內召試者，只余与箴石二人尚在。而近闻其年过八十，亦已中风，然则天怜自怜，能无再三诵之乎？”^①《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丙辰（1736）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钱箴石阁学与余两人耳。庚戌（1790）五月，相訪嘉禾，则已中风，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犹能醺醺清谈。家徒壁立，卖画为生，官至二品，屡掌文衡，而清贫如此：真古人哉！”^②均可与序文中语相参。

元木，周大枢，字元牧，一字元木，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罢归。十七年（1752）举顺天乡试。官平湖教谕。著《居俟堂稿》、《存吾春轩诗钞》；循初，万光泰，字循初，一作晴初，号柘坡，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罢归。工诗，善山水，尤善篆刻，兼精算学。著《柘坡诗集》；念慈，姚汝金，初名世铎，字念慈，浙江归安（今湖州）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罢归。后官湖南长沙县丞。著《孤笑集》、《五台山游草》；稚威，胡天游，一名騄，字云持，又字稚威，号松竹主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雍正己酉（1729）副贡，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补试因病作罢；己巳（1749）举经学，又因病再罢。充三礼馆纂修，授直隶州同知。著《石笥山房诗文集》；少仪，张凤孙，字少仪，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雍正十年副贡，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罢归。官至刑部郎中。著《宝田诗钞》。《随园诗话》卷七：“余自幼，诗文不喜平熟。丙辰，诸征士集京师，独心折于山阴胡天游稚威。尝言：‘吾于稚威，则师之矣；吾于元木、循初，则友之矣；其他某某，则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枢，循初者万君光泰也。”^③可睹袁枚与诸人交谊之一斑。又《随园诗话》补遗卷五：“申笏山在都中，立春后三日，与胡稚威、周元木、姚念兹等共十人小集。申有句云：‘春风帘外刚三日，旧雨樽前恰十人。’”^④可略见诸人与申甫之雅集赋诗。

此序作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除夕前二日。

十二、与李松云书

松云太守阁下：

闻修葺莫愁湖，真盛德事！作《棹歌》二十章，清妙绝伦，一时和者如云而起，枚所见不下百餘首，都不甚惬意，何也？此题似易而实难，作诗有七病焉：专咏湖楼不切莫愁，则鉴湖、西湖皆可移用，此一病也；咏当年现活之莫愁而不切千年身后之莫愁，此二病也；湖是中山王汤沐，现供其像，硬将此二人作合传，往往不能得体，此三病也；修湖楼是太守功德，不是善男信女修理佛庙仙官，措词处未免蒙混，此四病也；湖系新修，一切湖边树木，未必齐全，似待将来补种，若说得莺花闹热，便觉得说谎，此五病也；绝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397页。

②袁枚：《随园诗话》，第430页。

③袁枚：《随园诗话》，第162页。

④袁枚：《随园诗话》，第527页。

句到七八章，其先后次序须一线安排，一首另一个意思，倘致杂揉重复，此六病也；作此诗者，各有自家身分，倘忘记本来面目，唐突操觚，此七病也。枚老矣，久不作诗，为诸少年所引诱，忍俊不禁，亦作十七首而缺其三，以志退避三舍之意，诚恐能责人而不能责已，故录上求公改政焉。

按，此札见释恒峰辑《莫愁湖风雅集》卷一，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松云，李尧栋（1753—1821），字松云，号松堂，浙江山阴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出为江宁知府，捐俸修葺莫愁湖；又作棹歌二十首，传诵一时，和者甚众。据李尧栋《乾隆癸丑初夏重修莫愁湖作棹歌二十首》，知其重修莫愁湖之事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初夏。札云“作十七首而缺其三”，而《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四有《和李松云太守重修莫愁湖诗十九首》，今检《莫愁湖风雅集》，袁枚实有诗二十首，其余三首或系后来补作。集中未收之作为：“芳名底事重千秋，当作萱花可解愁。更羨谢安逢盛事，与民同乐不同忧。”

此札应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十三、张舸斋居士寸草园记

古孝子之事其亲也，往往托草木以见志。《蓼莪》有蒿目之怀，《白华》有思柔之色，唐人孟郊有“寸草答春晖”之诗。吾门人张舸斋居士兼三孝子之心，而独取东野之句，颜其园曰“寸草”。缘堂上薛太宜人苦节之贞垂三十稔，齿德既尊，玉体时时有□。舸斋忼然曰：“吾闻安亲之身，莫如寝舍，虞潭之养堂是也。悦亲之目，莫如庾信之小园是也。”^①老人血气既衰，晨羞夕膳之余，不流览于水竹间，徐徐而行，休休而坐，亦无以消其膳饮，而舒其筋骸。小子曾曾，虽寡旨蓄，其敢恣然哉？乃就其屋外之地，谋得数百弓，为之焚槎发等，以开其基；为之叠石疏泉，以引其胜；为之长庑奥室，以宜其暑寒；为之增谿台，广储胥，以扩其生趣。购梅于铜坑，采兰于湘沚；有禽有鱼，有松有桐；直者回之，淤者通之，又从而黜陟之。阁曰“清娱”，堂曰“饮绿”，皆就其高下为之布置。春之余，秋之始，冬之阳，夏之阴，幼子童孙扶太宜人宴娱而出，时烹一茗，时进一觞。儿妇有鲍妹家风，诗才清妙，可以进百年之歌，唱长生之曲。猗欤休哉！想见寸草园中，俨然王母之居少广，未必知全家尚在人间也。

余因之有感焉。余年未四十辞官奉亲，不为不早；先慈年至九十有四，不为不寿；随园台榭，不为不多。然而山势嵌崎，离亲舍百馀步，先慈衰也，又喜闲静，不能时时游息其间。今寸草虽存，而春晖不再，以视舸斋之能以名园娱养其亲也，能无且羨且妒而忍愧于颜哉！昔曾子闲居，有馈生鱼者，曾子命泔之，门人曰“泔之伤人，不如奥之”。曾子泫然，盖伤其闻之晚也。舸斋属为

①“莫如”后疑缺两字。

记,余不禁有曾子晚闻之悲。故附志于后,以勖舸斋之及时行孝云。

乾隆乙卯中元后十日,随园袁枚书,时年八十。(钤印“袁枚”、“子才的笔”、“钱唐君”)

按,此文录自袁枚书法作品,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5年春季拍卖会拍品^①。

张铉,字翊和,号舸斋,丹徒(今镇江)人。有《饮绿山堂诗集》。与其妻鲍之蕙均为袁枚诗弟子。夫妇所作刻为《清娱阁集合刻》,袁枚为作序,见《小仓山房外集》卷八。《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云:“二人才调相匹,故知秦嘉、徐淑,不得擅美于前。”^②《补遗》卷八云:“夫妇能诗,古今佳话。近今如张舸斋之与鲍苕香,尤其杰出者也。久载《诗话》中矣。”^③可知袁枚对其夫妇颇为称赏。寸草园是张铉奉母养亲之所,其索袁枚作园记,中间经手者乃是袁枚在镇江的另一女弟子骆绮兰。袁枚与骆绮兰信札曾云:“舸斋所要作《寸草园记》,有许多不明白处,殊难着笔,因渠未与节略故也。今开数条奉询,希作速转致,便了此一重公案。”^④骆绮兰回札今已不存,不过,由此园记来看,她应该是很好地完成了袁枚交代的任务。

此记作年清楚,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中元后十日。

十四、可石小草题辞

滇南诗人近推彭竹林,观吾子诸篇,清真古厚,积健为雄,殆相与颉颃者。碧鸡金马,时出庆云,谅哉!

友生随园八十老人袁枚。(钤“袁枚”、“子才”方印)

此文见段琦《可石小草》,清嘉庆元年(1796)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段琦,字魏肇,号可石。云南河阳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授荆溪知县,调金坛,以疾归。其集中多有与袁枚唱和酬答之作,如《呈随园袁简斋夫子》、《张松园方伯赠随园先生大洋镜屏先生作歌谢之命琦同作》、《秋杪随园夫子招赏芙蓉开酒张灯奉陪太史姚姬传山长……》、《寿丽川奇中丞五句五言排律一百二十韵并呈袁简斋夫子》、《再呈随园夫子》、《寿随园夫子八十诗是日即为二世兄迟合卺》等,屡称袁枚为“夫子”,可见其于袁枚执弟子礼。彭竹林,即彭翥,字竹林。袁枚尝为作《香山同知彭君小传》,云:“君姓彭,讳翥,字竹林。云南大理府进士,选广东封川县知县,调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彭君来见,执弟子礼甚谨。”^⑤可知彭竹林亦为袁枚弟子。且因两者皆为云南人,故袁

①见 <http://www.cguardian.com/tabid/95/Default.aspx?oid=331928>。

②袁枚:《随园诗话》第485页。

③袁枚:《随园诗话》第591页。

④此札不见于《小仓山房尺牍》,乃笔者从骆绮兰《听秋轩诗集》附录中辑出。文见《袁枚致骆绮兰佚札二十六通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

⑤《小仓山房诗文集》,第1908页。

枚述及之。

袁枚自署“八十老人”，故此文应作于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十五、古柏轩文集序

古文之学，代为升降，自明以来，实能继韩欧诸公而起者，莫如昆山归太仆震川先生。近世以来，虞山严思庵先生亦居然不愧作者，虽生不同里而同郡，且同居太仆之官，而其文实足与震川先生代兴百馀年后，莫之或抗也。吾师文叔先生早掇巍科，入承明著作之廷，嗣以奉讳家居，淡于仕进，杜门谢客，丹黄不辍。昨因司寇王公左吾延掌敷文书院，余方十五岁，幸得亲承先生之训，受先生之教。先生著述甚富，或发明经义，或订正史学，其才雄气盛，实遂膏沃，光熊熊而息深深，浅根薄植者靡得而窥其涯涘。弱冠后，余未得侍先生左右，先生亦遂移讲钟山书院矣。两书院自公设绛而后，预鸿博，登科第，入词垣者不下数十人，而先生卒以著作等身。凡字内碑版等文大半出其手，故尝自赋诗云：“模楷东都高俊及，声华大历压郎钱。序成定贵三都纸，赋就争酬一字缣。”盖先生自登科第时，声名籍籍，都下有“四柱双龙”之目。继而言归故里，家本寒素，惟藉硯田，同堂赖以举火者数十人，而先生即以之终老。数十年间，余与师门久阔绝矣。今秋，先生之孙梅溪孝廉持其《古柏轩文集》属余为序，师生之谊，义不容辞。惟以余之浅根薄植，不能仰窥涯涘，而犹忆十五岁时窃闻先生绪论，至今佩服勿谖。如集中《古文尚书论》、《养鱼说》、《道不拾遗说》，以及《放勋疏》、《随山刊木疏》等篇，皆余所录存诵习者也。其他有不在集中者，如《五经摘要》、《论文丛语》、《文章鼻祖》诸书，曾否刊板流传？犹记先生口讲指画，不遗余力，兹先生已不可复作，而先生孙又寄集属余为序。余不获面见先生孙，详询顛末，愧何如也！先生系忠臣孝子之后，名德之后，必有达人，今先生后起已登贤书，将见继先生之绪，登金门，上玉台，出其家学以赞襄于承明著作之廷，斯则余之所仰慕于先生之学者，即余之所深望于先生之后起勿替引之者欤！因不辞而为之序。

嘉庆元年七月朔日，随园老人袁枚百拜敬书。

按，此序见杨绳武《古柏轩文集》，清道光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杨绳武，江苏吴县人，字文叔。杨廷枢孙、杨无咎子。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丁父艰归，遂不出。尝主讲杭州敷文书院、江宁钟山书院。年七十六卒。袁枚为其弟子。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五另有《杨文叔先生文集序》，文云：“甲寅七月，先生之孙梅溪孝廉哀先生遗集索序于余，余欣然读之。……然而，余今年亦七十有九矣。”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可知袁枚是年已受杨梅溪之托为杨绳武文集作序，并刻入袁枚文集。然而不知何故，梅溪于嘉庆元年秋复有求序之事，袁枚乃作为此序，弁诸《古柏轩文集》卷首，其本集反而失收。

严思庵,严虞惇(1650-1713),字宝成,号思庵,江苏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太仆寺少卿。有文名,《清史稿》本传谓:“江南人刻其文曰:《严太仆集》,以继明归太仆云。”此语与袁枚序文开篇所云,实皆本于杨绳武撰《诰授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严先生虞惇墓表》:“昔昆山归震川先生为有明一代作者,而官止于太仆。今先生名位适与之相符,居相近,世相接,文章学问先后辉映,从学之士欲为刊《严太仆集》,继归太仆后,论者咸以为不愧云。”^①

王左吾,即王国栋,字左吾,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光禄寺卿。雍正四年十月,授浙江观风整俗使,雍正五年五月任湖南巡抚,七年九月解。八年正月命办理刑部右侍郎事,十月充武会试副考官,十一月署山东巡抚,九年七月,署江苏巡抚,九月署浙江巡抚,十年七月仍回刑部侍郎任。^②袁枚序云:“昨因司寇王公左吾延掌敷文书院,余方十五岁,幸得亲承先生之训,受先生之教。”袁枚年十五,时为雍正八年。可知至迟在雍正五年(1727)五月,杨绳武已受王国栋延聘主讲敷文书院。《随园诗话》补遗卷八:“雍正癸丑,余年十八,受知于吾乡总督程公元章,送入万松书院肄业。其时掌教者为杨文叔先生,讳绳武,癸巳翰林,丰才博学,蒙有国土之知。后掌教钟山,而余适宰江宁,时时过从。”^③《杨文叔先生文集序》云:“雍正癸丑,余年十八,以制府观风,受知于程尚书元章,命肄业万松书院,其时山长为杨文叔先生。”又《随园诗话》卷二:“苏州杨文叔先生掌教吾乡敷文书院,以实学教人,余年十九即及门焉。后宰江宁,而先生掌教钟山,又复追随绦帐。”^④万松书院乃敷文书院旧称。可知袁枚年十八入敷文书院,年十九始为杨绳武及门弟子。

序中所云《文章鼻祖》,今有乾隆二十八年刻本。《论文丛语》未见,昭代丛书有所著《论文四则》,或其别名。《五经摘要》未见。

此序作于嘉庆元年(1796)七月朔日。

十六、双溪乐府题辞

乐府古音古节,意思深长,词笔清新,兼柳屯田、姜白石两家之胜。似此才人,从何处得来?

嘉庆丙辰十月九日,随园老人袁枚书于阳羨之南涧舟中,时年八十有一。

按,此文见任安上《双溪乐府》,稿本,上海图书馆藏。任安上(1743-1821),字澧塘,一作礼堂,号二痴,江苏宜兴人。著《借舫居诗词文钞仅存》、

^①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十一,清光绪刻本。

^②王国栋仕履,参见《八旗通志》卷二百五、卷三百四十。

^③袁枚:《随园诗话》,第572页。

^④袁枚:《随园诗话》,第43-44页。

《双溪乐府》等。《双溪乐府》有吴騫校、袁枚评点。

此文作于嘉庆元年丙辰(1796)十月九日。

十七、徐俟斋先生画跋

国初逸老徐俟斋先生善画工诗,隐居吴门天平山之上沙村。歿后,其门人潘稼堂太史为之建祠,盖仿甄子然歿而祭于社之义也。百餘年来,祠渐倾圯,其同姓山民居士重加葺治,而属余记其事。余喜其有古人风,适有家藏俟斋山水一幅,即以赠之。安知非俟斋九原有灵,假手于余以相报耶?抑笔墨有灵,物归故主,故使楚弓楚得耶?为墨数行,以志原委。

嘉庆元年冬至前十日,袁枚书于主人之写韵楼。时年八十有一。(钤印二:“枚”朱文小方印、“随园的笔”朱文长方印。)

按,此文见南浔小莲庄石刻《紫藤花馆藏帖》,又见于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卷二。徐俟斋,即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秦余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殉节官员徐汧之子。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遵父遗命不仕异族,隐居于天平山麓“涧上草堂”。书擅行草,长于山水画。其门人潘耒编其诗文为《居易堂集》。潘稼堂,即潘耒(1646-1708),字次耕,一字稼堂、南村,晚号止止居士,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师事徐枋、顾炎武,博通经史、历算、音学。著有《遂初堂诗文集》。山民,即徐达源(1767-1846),字岷江、无际,号山民,别号小峨山人,苏州吴江黎里镇人。任翰林院待诏未满一年,即返里闭门著述。与洪亮吉、法式善交善。著有《黎里镇志》、《吴郡甫里人物传》、《涧上草堂纪略》等。其妻吴琮仙(1768-1803),字子佩,号珊珊。嗜吟咏,著有《写韵楼诗集》。《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云:“余过吴江梨里,爱其风俗醇美。……诗人徐山民邀余住其家三日,率其妻吴珊珊女士,双拜为师。二人诗,天机清妙,已分刻《同人集》及《女弟子集》中矣。……随放棹吴江,访唐陶山明府。……时嘉庆丙辰十一月十三日。”^①

据《爱日吟庐书画录》,此画为《仿关仝山水轴》,纸本,高二尺四寸一分,阔一尺三寸。徐枋题识为“壬申春日仿关仝笔意,画于涧上草堂”,可知画作于康熙壬申(1692)春日,后为袁枚所得。袁枚于嘉庆元年(1796)冬过黎里时转赠徐达源,并作此跋于后。此画归徐达源后迭经多人观赏,皆有题识,见《书画录》卷二,此不赘录。

此文作于嘉庆元年(1795)冬至前十日。

十八、小山泉阁诗存题辞

读《小山泉阁诗》,或唐皇大作,或小碎篇章,无不标写性灵,自抱风骨。其出守镇安,看山得句,临水歌风,弓衣绣宛陵之诗,蚕女唱香山之曲,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623-624页。

大为典郡者生色。想古来太守无不能诗，或苍苍者，念韦、自、欧、苏而外，继者寥寥，故有意将此事付吾春田耶！

春田论及风雅，津津然有味乎其言，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道其只字。

按，此文见汪为霖《小山泉阁诗存》卷首，署名袁枚，清道光二十年（1840）汪氏文园重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汪为霖（1763—1822），字傅山，号春田，江苏如皋人。由贡生援例为比部郎中，历镇安知府、兖州知府等。在如皋筑文园，有名于时。《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云：“如皋汪楚白之子为霖，字春田，家故富饶，而性爱风雅。作部郎时，曾随驾射箭，得中二枝；上喜，赐以花翎。出守思恩府。平生喜读余诗，有‘先生宗白我推袁，万古心香共此源’之句。”^①为霖父名之珩，袁枚尝为其《东皋诗存》作序，见《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袁枚所引为霖诗见《小山泉阁诗存》卷二，题为《有谓随园主人诗似香山而余诗复似先生者偶成奉质时先生方客桂林》，全诗如下：“先生宗白我推袁，万古心香共此源。为写性情都理澈，难云工稳更澜翻。展开韩杜摇山力，融尽烟云落笔痕。醉里狂吟忙里赋，欲求老妪与重论。”又据范仕义《小山泉阁诗存序》云：“先生诗似香山，先生诗似简斋，此但就其性灵超悟而言。”可知汪为霖诗实取法袁枚，故袁枚推举其“标写性灵，自抱风骨”，对其揄扬备至。至于袁枚诗似白居易之说，袁枚亦尝自言之，《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读白太傅集三首有序》序云：“人多称余诗学太傅，自惭平时于公集殊未宣究。今年从岭南归，在香亭处借《长庆集》，舟中读之，始知阳货无心，貌类孔子。”^②为霖另有《和袁简斋先生自挽诗》四首，见《诗存》卷二，其一云：“小劫华严梦又醒，人间落落数晨星。不知上界仙班里，记否香山旧典型。”亦以袁枚与白香山作比。又其二云：“两世论交墨数行，一篇曾记事珍藏。如何卅载通家子，翻与先生和挽章。”自述其两世与袁枚的文字缘。

此文作年不详。不过《小山泉阁诗存》卷二有《和袁简斋先生自挽诗》四首，卷三有《和随园告存诗》四首，可大致推测一下。袁枚自挽诗作于乾隆五十五年，而《除夕告存》作于乾隆五十六年除夕，则汪为霖和《告存》诗最早也应在乾隆五十七年。袁枚为收入此作的《诗存》题辞，则该题辞应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后（1792）。

十九、题云笈山房合集

夫妇共朝真，刘纲有后身。营将方丈室，自贮一家春。宝篆焚香供，云笈挽手陈。他年骑鹤去，天上倡随人。

按，此诗见高云、王素襟《云笈山房合集》卷首诸家题云笈山房诗词，署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508页。

^②《小仓山房诗文集》，第819页。

“钱塘袁枚随园”，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高云（1738-？），字青士，号澹光，别号莲光居士，丹徒人，官至汉江知府。妻王素襟亦工吟咏，时相唱和。《云笈山房合集》为高云《蟾光诗钞》一卷、《云笈山房词》一卷及王素襟《名花百咏》一卷之合刻。高云为王文治诗弟子，于袁枚亦执弟子礼。《蟾光诗钞》有《春日陪袁简斋夫子游北固山》、《过随园吊简斋夫子》；《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四有《高青士左兰城两生远送江口依依不舍不能无诗二首》，又《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云：“京口诗人，皆奉梦楼先生之教，诗多清雅，有世子申生小心清洁之意。高君青士风雅妍静，耽于道教，而性爱吟诗，近亦出余门下。”^①高云夫妇皆能诗，且好道，故袁枚以三国时东吴刘纲夫妇相合学道相比。

此诗后小字另附一诗，乃袁枚初作。诗云：“宝箓藏何处，新营瑞室成。刘纲有夫妇，于此学长生。丹鼎同烧汞，青词各署名。将来天上伴，定问世间情。”另有王文治跋语云：“此随园前辈第一作也。自以结句不甚称意，复改作一章，书成后仍将前诗为余诵之，余剧叹赏。但两作俱用，刘纲事难以并存，余特为附录于后，以见前辈偶然题咏，往往屡易稿而后示人，稍不如意，辄割其爱，务成完璧而后即安。后生率尔操觚，沾沾自喜者，得毋增愧耶？梦楼记。”

此诗作年不详。

作者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袁枚：《随园诗话》，第532页。